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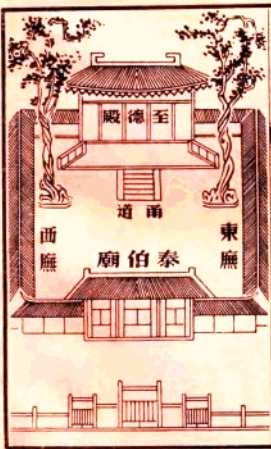
10/2

無錫縣文史資料



第四輯

泰伯廟



目 录

耆老述怀

八十七岁自述……………诸祖耿（ 1 ）

果育学校……………钱 穆（ 24 ）

往事实录

无锡县师地下青年团活动点滴……………王锡镗（ 35 ）

三十年代初无锡的学生运动……………叶劲秋（ 39 ）

名闻一时的西漳大船……………尤子敬（ 49 ）

荡口华氏义庄概述……………华敦礼（ 54 ）

民国时期的改良师塾……………强济和（ 61 ）

江南中学创办经过……………许岱云（ 66 ）

堰桥横排圩的治理……………沈正奇（ 73 ）

解放前无锡县的几次抢米风潮……………杨永良（ 81 ）

无锡县兄弟民族概况……………陆镜清（ 87 ）

人物春秋

高景岳与无锡缫丝业……………高静芬（ 91 ）

大元帅府近卫团长吴浩……………孙介良（ 104 ）

- 邹翰飞和《泰伯市报》……………朱华彦（111）
曹允文一门风雅……………沈克明（117）
张云耕著《青年南针》选录……………俞志煊（122）

旧闻轶事

- 支浩明为开显应桥陷冤狱追述……………支重庆（128）
有关东亭“华太师”传说考订……………华振范（134）
唐伯虎何曾点秋香
“一夜改东亭”史无依据

文物遗迹

- 南泉乡出土的几方墓志铭……………鲍汉祖（139）
村前公园和村前图书馆……………胡 琰（148）
西高山今昔……………高燮初（154）

乡土拾零

- 玉祁西龙潭的“玉爪蟹”……………殷国瑞（160）

八十七岁自述

诸祖耿

我的家庭

我叫诸祖耿，江苏省无锡县杨亭人。

我生于己亥（一八九九）之年的三月，前一年是戊戌，后一年是庚子。我生之初，正当清朝末期，行将革故鼎新之际。家世上辈富裕，到我则已全贫。祖父对杨先生兄弟五人，祖父最长。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忠王李秀成镇抚苏、常，祖父以无锡绅士与李秀成部有结。太平天国覆亡，我祖父经人告发，指为“报国无凭，通贼有据”，流亡在外。我曾祖父孝升公，为此之故，被捕入狱，死于狱中。我祖父住的房子，为清军全部烧毁。祖父临终前作长联自挽，上下联末句云：“纵死不关心，恨我平生辱父母。托孤无别语，教儿为善耐饥寒。”我祖父善诗工文，书法在柳公权、黄庭坚之间，健劲圆润而有力。对联的稿子，现在还保藏着。乡间有几处堂名匾额，是我祖父的笔迹，整饬刚强，表现了平生的骨气，可惜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我父亲颢先府君兄弟二人，父亲是弟，我伯父桐轩先生

是兄。桐轩先生九岁，我祖父逝世，我祖母盛太君含辛茹苦抚养孤儿长大，攻书上学，迄于成人。伯父工诗善书，薄科举而不应试。我父亲考上秀才，不到两年，由于肺病去世，那时只有三十三岁，我当时只有五岁，我母亲和祖母把我抚养长大。

我从小就没有父亲，没有受到父亲的教育，但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却是极其深刻。父亲的遗物手稿，今尚珍存，考篮里，行篋中，朱墨烂然，手批书籍，一丝不苟。首尾完整的朱丝阑的考卷，以及他用过的笔墨砚台，无一不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仿佛在教我要善继善述，无愧先人于地下。

族中有一位姐姐希贤先生，是一个杰出的女子，年纪轻轻，读了很多古书。她的哥哥金吉先生，和我父亲一样，也是进了学的秀才，我们乡间很少有人读书，只有他和我父亲是读书人，因此，两家来往，分外亲密。姐姐在家开了一个私塾，亲自教书。我六七岁时，母亲背着我送到她家上学。姐姐是我的启蒙老师。她常常教我说：“你的父亲怎样怎样的待人好，怎样怎样的读书。”诱导我，勉励我，她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

科举废，学校兴，无锡城中，开了一所竞志女学，姐姐为了自己的深造，停了私塾，进城上学去了。与此同时，我的伯父和金吉先生，也就在我家里开了一所名叫求我的初等

小学。于是，我就在求我学堂读书，直到初等小学毕业。

乡间没有高等小学，无锡东门有所东林高等小学。我要上高小，必须离家出门。我的祖母和母亲，担心我出门不惯，寄宿校中，又不放心，送我到东门外亭子桥，住在我姑丈华觉堂先生家中，早上进城上学，课毕回宿华家，中午在校午膳。

东林小学

东林小学，原是明代乡贤顾宪成、高攀龙两先生讲学的地方，一进门来，就看到高高地矗立着的一座石牌坊，牌坊上一面是“东林旧迹”四字，另一面是“后学津梁”四字。

“津”是渡口，“梁”是桥梁。我心中懂得如要读书向学，必须跟着两位乡先生走去，这就是“后学津梁”四字给我的启发。我在东林小学三年，所学功课，未敢落在人后，在古籍方面，连幼年所读在内，已经能够背诵《大学》、《中庸》以及大部分的《论语》、《孟子》。如何读书，如何向学，也略略知道一些大概，自己觉得这是一条正路。

小学毕业，走那一路呢？进中学罢，学费、宿费、膳费家中无力负担，不得已，只有考作师范生的一条路。那时无锡学前街有一所赫赫有名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于我便一心一意地投考这个学校了。

读无锡师范始末

说也好笑！在我同班队伍里，有个高个子的排头姓宋的，也和我同样的去考第三师范。他每天起早睡晚地认真复习功课，准备应试。我呢，还是照常地贪玩，看小说，不把应试放在心上。到后来试毕发榜，我竟和他以同样分数作为案首第一名登在榜上。于是我很自负地踱进这所学校。

骄傲自满，自命不凡，这是很不好的！在这所学校里，从预科到本科，读到第三年的中间，用我自己造成的一个难关给我过不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

由于我有一点小聪明，遇事好发议论，同学年少，往往随声附和，因此造成了领导上的注意和不满。我在这所学校，开始还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后来知道的事情渐渐多了，知道在我入校之前不久，前几班同学闹过一回叫做“平社”的风潮，我自己觉得有些道理，课后闲谈，往往谈起这事。这就引起了一些当局的顾忌，这是一。对于学习，自己觉得考试容易应付，堂上听课，不很重视。特别对于语文，自己认为老师讲的都很平常，自己已经懂了，他却叨叨不绝的讲着，自己不够明白须要说清的，他却略略带过，以为这样听课实在没有什么味道，还是自己默然无声地偷看一点小

说的好。我国几部著名的小说，差不多都是在课堂上偷看的。在堂上看小说，在课外夸夸其谈，特别在窃国大盗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那个时期，我更表现得高谈阔论，畅所欲言，校长怕我闹出乱子，把我和几个和我类似的同学软禁在教室隔壁一所空屋里，除了上课等集体行动之外，不准离开此地一步。这就使我简直不能忍耐了。这年年终，寒假开始，校长竟找我个别训话，说：“明年开学，你不必再来，我这里容留不下你这样的英才！你自己另找别路去吧！”我听完，不作一声，掉头便走。我很负气，没有想到这是他给我的警告，要我认罪讨饶。我以为这就是把我开除，我心想既然如此，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这样的学校我本来不想呆下去。读书在于自己，既然如此，我另想别路好了！于是收拾行装，负气地走出校门。上路回家。

在没有到家之前，顺便去向姑丈辞行，把这事告诉了他，并且说：“我不愿意呆在这种学校读书！活像猴子演戏那样，我正在用心学算术，一声钟响，又要改学英文，一天到晚这样那样，我实在不愿意干，我志在读书，以后我另找一个可以给我读书的地方好了。”姑丈毫不动气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有这样的志向，我一定给你找一条门路，不过一切在于自己，你必须用功才好。”

在 鸿 模 高 小 任 教

新年来到，我姑母姑丈来到我家向我祖母拜年。高兴地带了一封信给我，对我说：

“我把你介绍到荡口华氏私立鸿模高等小学去教书，你一面教书，一面好好读书，你必须自己努力，这是你眼前一条最好的出路，正月半一过，你带了这封信，雇一只船直接到荡口去上课，那里是我完全接洽好了，自然有人来接待你的。”

当时我眉开眼笑，手舞足蹈，真是说不尽的高兴。我祖母和母亲也是感到非常愉快。到了十九那天，我离开家门，到了荡口。

鸿模高等小学，是我姑丈的族人，他的弟弟华绎之先生士巽主办的。绎之先生的祖父子随先生名叫鸿模，是当地的名孝廉，家中藏书极多。这所高小开设在他们新立的义庄近旁，校舍宏敞，学生众多，是无锡私立学校中负有盛名的学校，所以我到这里，实在是喜出望外的。那时我虚龄十九岁，实足年龄只有十八岁。离开学生生活，参加到教师队伍，说老实话是有些胆怯的！

使我半生难于忘怀的，是到校后的第三天，那时我独自一人坐在给我单人住宿的一间窗明几净十分清洁的宿舍里，

忽然看到明亮的玻璃窗外，一群学生，在探头探脑的向里面张望，他们是在窥看新来的教师。他们在交头接耳，他们在窃窃私语，……。

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自己想：他们在窥探我、在批评我。从前我是学生，不满意我的先生；现在我是先生；倘若他们瞧不起我，我该怎么办呢？看！他们个子和我不差不多，有的还比我高些，说不定他们的年纪，有的要大我一二岁呢，这该怎么办？他们都是穿着一件竹布长衫，我也是一件竹布长衫，所不同的，不过我在鼻梁上多着一副眼镜，难道凭这一点，就可以制服他们吗？唉！这怎么办？一个问题，像鞭子一样狠狠地抽打着我！

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转折点。在这个问题之后，我的回答是：“必须努力战胜困难，切不可败下阵来！我必须好好备课，好好教课，努力读书，加速提高自己。从此之后，我的确不折不扣的这样做了。同事中有的举人，有的是秀才，我以一个没有毕业的青年学生混在中间，面子上觉得高兴，骨子里却十分担心。我那里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呢！

我上的，是高一高二的课，采用的教材，差不多都是我从前读熟的文章。我小心翼翼地上了几天课，自己觉得还是能够应付，这样我的内心才比较安定起来。

上课比较轻松，作业按时批改，也没有什么困难。摆在

眼前的，是自己努力读书，充实自己。好在上课，批改作业，所化的时间并不太多，一天更多的时间，可以用在自己的读书上。于是我有一个打算，决定每天要读十页生书，读完生书，依次温习昨天前天读过的生书。读生书的时候，本文和注解，一口气连续读下，温习的时候便不看注解，只读本文了。这样，差不多不到一个星期，当时坊间刊行的一本本古书，完全可以读完。我从《诗经》读起，然后把《尚书》、《周易》、《礼记》和《春秋三传》依次读完了，这化的时间并不太长，现在算来，不过一二年罢！我有了这一笔本钱，自己觉得在教师队伍中完全可以站得住脚。

同事中给我印象最深、鼓舞最大的是我的良友钱穆（宾四）先生。他比我大四岁，也是中学没有毕业就出来当教师的。他博览、雄辩，孜孜不倦的治学，循循善诱的教人，吸引着学校全部学生集中在他的周围。每到星期六晚上，同学围住了他，要他讲故事，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来的客人也往往给他吸引住了。他的充满着朝气的一股精神，实在是我各方面学习的榜样。

校主绎之先生对我看重，学生对我信任，我上了两年课，没有出什么问题，绎之先生索性把我接到他的家中住着，让我教他的一个女儿，两个侄子。这更有时间可以给我读书了。绎之先生把家里“拥书轩”所有的藏书，全部交给

我管，让我自由翻阅。他知道我爱好绘画，把所藏名家手迹借给我看。他知道我喜欢写字，也把所藏的名家法贴，借给我临，后来又把我送回学校，在他校长名义下，充当了主任。就是这样，我在荡口心满意足地住了九年。

在无锡县女子师范任教

希贤姐姐，竞志女学毕业后，升入北京女师大学习。女师大毕业到河南一带任教，颇有声誉。无锡县教育局特地把她请回来担任无锡县立女子师范校长。从外省回来的姐姐，一到家中，知道当初自己在案头启蒙教诲的弟弟多年胜任愉快地在荡口教书，她非常高兴。有一天，我回家，她特地招我谈话，要我答应帮帮她的忙，担任师范生的班主任导师同时兼教语文，随班上升，直到毕业。我答应了，于是离开荡口，来到城中。一个师范没有毕业的学生，现在来作师范生的导师，一个小学教师，现在来教中学，这使我感到兴奋。

加入“锡社”，组织“丙寅读书会”

在荡口时，我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新青年》、《向导》之类的刊物，我经常阅读。一到城中，和一群进步青年接触，首先我加入了“锡社”。“锡社”是当时无锡进步青

年的一个组织。

在这之前，钱穆已经先我进城到第三师范教书。我的侄子晋生，已经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在无锡洛社乡村师范任教。于是，我、晋生、钱穆、加上蒋锡昌、施之勉，都在城中，相约而为“读书会”，约好每月聚餐一次，选择名胜地点游览畅谈，交流读书心得，传阅读书笔记。这年岁在丙寅，就叫“丙寅读书会”。

在这期间，我尽心竭力地在学校教书，精神振奋，意气昂扬，全班同学思想开朗，专心向学，个个要求进步。我的姐姐非常满意。北伐军将到无锡，赶到车站迎接的，第一面旗帜便是无锡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而前列的前列就是我所领导的一群青年女子。

参与清算“义济”的斗争

湖南农民秋收起义之后，全国各地农民都纷纷抬起头来了，无锡也不例外。春天，我还在荡口教书。春假回家，乡间青年正在地下党领导之下，组织开会，向一个姓徐的地主清算一笔名叫“义济”的开支帐目。徐家在义庄之外，另有一千亩田的“义济”，说是这一千亩田的收入，每年拿来完全救济贫苦农民。事实哪里是这样！贫苦农民一文钱也没有得到过。这次开会，就是要设法清算这笔有名无实的帐目。

当时我从荡口回家，我的侄子晋生也在外地放假回家。他们认为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邀请我们参加会议，我在会上正正直直地说了几句公道话，当大家公决组织了委员会，前往徐家清算时，我和晋生都被推为委员，徐家在群众压力之下，不得不屈服承认，答应从此之后决心把“义济”公开。这件事发生在北伐之前，事过境迁，我已完全忘记了。

“四一二”事变之后，徐家突然向我和晋生进行报复，说我是共产党，向县政府控告，县政府传讯两次，我理直气壮地给予辩驳，结果我们胜诉了。

胜诉虽然胜诉，但是，我被称为“赤色恐怖”的危险分子，这名声却传遍全城，人们对我侧目而视，使我不能安心工作。

到汉口去找陆定一

这时宁汉分裂，陆定一同志在汉口，他是“锡社”社员，我决心到汉口去看看，我与姐姐说明情由，由“锡社”出介绍信给我带给陆定一，阴历端午，我和过去在北伐军到无锡后认识的两位共产党员，一个姓丁，一个姓曾，此外还有两位女同事，一道上江轮西往汉口。到了汉口，汉口形势很紧张。丁、曾两位拿了信归部队，替我去见陆定一。两位女同事住到江苏招待所去了。我独自一人在

过姓亲戚开设的“启新照相馆”住里。陆定一同志事忙，派人送来五块钱钞票，并转告我暂时住下，过几天再谈。当时汉口情况很乱，街上行人乱哄哄的，我闷闷的住在那里，简直呆不下去。过了一个月，我返回无锡。过后才知道，这时正是“南昌起义”的前夕。形势发展十分重要。懊悔不该这样的轻举妄动，草率地离开。回到家中，生了一场大病，双目发炎，左眼由此失明，病愈，仍在原校教书。翌年，友人穆济波，出长南通中学。邀我教书，我到南通一年，济波辞职，介绍我给他的好友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于是我到了苏州，做苏州中学的教师。

在苏州中学任教

苏州中学，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全省重点中学，汪懋祖很能注意罗致人才，吴梅、钱穆，都在这里教书。这个中学，草桥头是初中部，三元坊是高中部。我开始在草桥教，后来随班转到三元坊，在毕业班开了选科“现代文艺”。

初到苏中，我在校刊上发表了到汉口去的四首七律《感事》诗。苏州当地著名文人吴江金松岑（天羽）先生看到了。一天，他问钱穆：“你校新到的一位教师某某，我在校刊上看到他的诗，很不差，你认识吗？”钱穆高兴地回答：

“他是我的熟人，在小学里一道教书的同事。你想认识他

吗？我叫他来见你。”于是我在苏州认识了一位文坛上的老先生，彼此过从甚密。

松岑先生，原名金一，早年思想就很进步，工诗善文，著有《天放楼文言》，柳亚子、陈去病都是他的学生。他很喜欢结交文人，凡是来到苏州的文人，都要去看看他，他总是殷勤地设宴款待。我就由他介绍，认识了当地绅士张仲仁（一麟）先生，外地寓公李印泉（根源）先生。

在苏州，松岑、印泉两先生给我的助力实在是很大的。松岑先生介绍我当侯官陈石遗先生衍的弟子。印泉先生介绍我当余杭章太炎先生的弟子。苏州原有“国学会”的组织，星期天有学术讲座，请人演讲，又出不定期的刊物《国学商兑》。主持其事的就是金松岑先生，而张、李二老，从旁赞助。苏州中学高中部的教师戴增元（镜澄）、吴契宁（得一），东吴大学的教师王佩诤（簪），桃坞中学的教师王乘六（心若），都和我一起参加了“国学会”的活动。平时互相往来，学术空气非常浓厚。自然我也是其中感到兴趣的一个。

我在苏州中学教书，同学非常欢迎，同事十分融洽，我和一群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交相启发。我讲“现代文艺”，推重鲁迅，被人呼做“鲁迅狂”。有几次进步同学给国民党的反动当局逮捕了，我一知道，总是为他们请托张、李二老设

法营救开释，为此之故，激怒了反动的国民党吴县县党部，招我谈话，给我警告，说要我为国民党多讲一些好话。我说：“国民党所做的好事，昭然在人耳目，何必要我多说。我所讲的都是一本正经的大道理，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这年的夏天，苏州中学校长吴元涤（子修），竟把我停聘了。

在振华女中任教

停聘的消息传出去的第二天，东吴大学教授兼私立振华女子中学教师的王骞，带着振华女中学校长王季玉的聘书跑到我家，见了面，开口就说：“齐放其大臣于诸侯，诸侯先迎之者，富而且强。我们振华缺少老师，季玉先生诚心请你去教，你意下如何！”我欣然地接了聘书。这年秋天，我到振华女中教书。后来又东吴大学去兼课。

东北风声日紧，“九一八”事件发生，住在上海租界的太炎先生，北上京师，观察形势。在北京讲学事毕之后由京回沪，中途在苏州停留了几几天，苏州国学会同人敦请讲学。先生感到苏州文人云集，向学心切。又感到苏州是他老师俞曲园先生晚年定居之所，又苏州是他早期在东吴大学教课的地方，旧地重游，留恋不舍，决定从上海租界迁居苏州。于是在苏州侍其巷买了一所房子。后来嫌侍其巷地方偏僻，屋